

香格里拉 林以宁(客栈老板)

# 是老林不是林老

上两周去了四川，当然不是去灾区一日游的，而是应朋友之邀来这里的某个学校充当两星期的老师。教师本是很神圣的职业，我这样的非专业人士本没有资格去。可是朋友说那里因为受灾之后，教师奇缺，就算不好，能带着孩子有事干，教一些有用的东西，也都算贡献了。再三确认自己应该不会误人子弟之后，我才去了。

到了之后，才发现比我想象之中忙得多，

因为地震的关系，许多学校合并到了一起，班级级很大，也很多。每天平均下来有三四节课，因为主科有正式老师教了，我们就给他们上点儿兴趣课，读书课什么的。上课是很累的活儿，每个班都有六十来个学生，上一节课下来嗓子就全部哑了，汗水也湿透了衣服。但比起在学校里所受的待遇，这点累，这点苦就完全不算什么了。

因为学生们都管我叫“林老”而不是我平

时惯常听见的“老林”。

熟悉我国国情的人都知道，一般来说，像我这样的小商贩都是与老工人，老农民，老大爷一起被称为“老某”。而“某老”则是离退休老干部、老专家、老名流、老权威、老将军等大人物的专用词。

我本以为我这一辈子都将是“老林”，而灾区的孩子们一声声的“林老”让我受宠若惊。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称呼的时候，我耳朵竖

在这里，除了晒太阳发呆闲扯，还能干什么呢？

的老高，怀疑自己听错了。到后来，发现几乎所有的孩子在下课之后都是这么叫我，而且还都有点儿毕恭毕敬，我再听到这句“林老”的时候也不由的腆起肚子，微笑，摆手，做出一副“林老”的样子。

虽然到了最后，明白“某老”不过是“某老师”的简称。至于是方言还是为了节省一个字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但我还是实实在在的过了两周“林老”瘾。

我是警察 邢哲(警察)

# 重武轻文

重武轻文，这是一个传统。当然，现在要好多了。说起这个，头一件映入我脑海的是这件事。

那一年，某领导大刀阔斧地开展精简机构工作，大力压缩机关冗员以充实基层。他一家家单位跑，一家家了解和座谈。到某单位后，人家介绍这单位有个厉害角色。说是画国画十分了得，尤其擅驴，声名远播。该领导一下就恼了，拍了桌子。我要的是能办案能捉贼的干将，画驴算怎么回事，拿掉，坚决拿掉。于是，画驴的那个，改换门庭，充实到一线火热生活中。至于画艺是否因火热生活而精进，不得而知。

刚当警察那会儿，也在办公室看点厚本的文艺书。老同志走进来，很不屑地夺过去，刷刷就是若干页。丢了书，伸出铁拳铮铮道，看这个有甚用？破案还是要靠这个。青筋饱满。那时候的领导，大会小会地

讲话，错别字常见，甚至影响到下面，也是一口类似切口的奇怪语言，非常深奥。一大帮人聚起来，搞点酒喝，往往一夜也谈不清楚一个问题，对第二天的工作都有影响。

前几年换了个领导，风气一时为之一新。大家聊天时，成语使用越来越多。领导会拉二胡，会在大纸上拿毛笔写，据说也能吹吹箫。有一阵子一到中午，大家刚进入午睡美好境界，楼道里就幽幽二胡。起先是伊伊呀呀调弦，继而进入正规演奏。奏也行，《十五的月亮》并不那么影响睡眠，但如此喜闻乐见的东西，最起码搞完一个乐段吧。不，就在你随之渐进高潮时，二胡声忽然转入《骏马奔驰保边疆》。马作的卢飞快的感觉刚出来，这二胡又嘎一声，略休止了几小结，直接跳至《二泉映月》。

关于警察的那些事儿。

80后老师 汤小圆(高中教师)

# 炎热的夏天

这些天，海口很是炎热。孩子们陆续在填报志愿中，每天应接的短信留言许许多多。询问学校和专业，派遣伤心，分享快乐。虽然我并不是班主任，但我也尽我所能，所知，给予他们。最叫我欣慰的是，许多考得高分的孩子纷纷对我说，谢谢老师。而那些考得不尽如人意的孩子，却说老师对不起。

真是感动。考试成绩，本不全由个人决定，太多的客观因素。却叫一个孩子承受，亦是不易。

那个可爱的女孩子，发挥失常，有些遗憾。她问我，老师，如果去了不好的大学，会不会学不到什么。我说，事在人为，一个优秀的人无论在什么学校，只要努力，尽力，全力，都会保持优秀。她点点头，老师，就像你一样，我一直以你为榜样和目标。

那个可爱的男孩子，毕业前留了盒糖

果在我办公桌上，特别叮嘱我吃掉。我忙碌起来，竟然忘记了还有一盒糖果。后来，由于网线问题，我临时换了张办公桌。前天，在办公桌上看见了那盒糖果，漂亮的包装。我边吃着糖果，心里边笑着想到是男孩子的行为。他一定是在提醒我，记得吃掉他送给我的糖果。

再后来，在Q上遇见他，我问，他笑，是呀是呀，我就是告诉你，送给你的糖果一定要吃哦，很好吃的。

教这样的学生，从来都不够。下午上完课，碰见几个10班的男生，回校查看成绩。笑笑嚷嚷，喊着给我起的外号，围着我，说着无边的笑话，一如从前，温暖和煦。

忽然想起Q上留言。老师，上了大学后能不能不喊你做老师了？我想和你做朋友，就是那种很好的朋友。

心里暖暖的。

和孩子们在一起，总是很快活。

沧海一声笑 郭婉华(专栏作家)

# 富贵师奶寻靓米

中国的事情让人不可思议，一方面，全国大学生一年所浪费的粮食，总值高达24亿元，而另一方面，太有钱又太有闲的广州师奶们为了能吃上大概可以“成仙”的好米，不辞劳苦钻往阳山、连山、珠海，乃至香港，论“克”搜购……

叶师奶到连山旅游期间，到处打探哪个畚畀有靓米卖。回程时，别人带的是山货，只有她气喘吁吁扛着30斤米。一路上，她喋喋不休介绍：“这是等级很高的有机米，生产全过程不使用农药、化肥，而是应用现代生态学的基因控制技术，所以亩产很低，售价不菲——散装每斤8元！它饭香浓郁、甘甜软

滑、风味极佳，我家长期食用这种米……”尽管叶师奶说不出这种米的名称，但那口吻，整个“米博士”架势。

张师奶的宝贝儿子在珠海读书，每逢周末，她便驱车到那边接子。舔犊之际，她居然眼金发现有靓米闪光！据说，这是某种珍稀有机米，在不知何处山区培植而专程运至珠海，作精加工云云。每周，她总会到那家唯一的专卖店买些少回广州，散装的自己吃，盒装的作为礼品送给有必要送的人。

王师奶则有瘾到香港买日本靓米，500克要20多元。她说，家人吃米讲究，吃惯了日本货，其他国家出产的都不沾嘴。我觉得这粮

医手写医心 陈阵(医生)

# 重症烫伤(上)

半夜是人最疲劳、警惕性最低下的时候，很多意外就发生在这个时刻。

这一次遇见的是烫伤，电话里传来很大的噪音干扰听不真切，而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听起来也察觉不到丝毫的焦虑。

或许又是在家里被开水瓶烫伤了吧，满不在乎的想想。那时才考过国家执照，自信心正处于爆棚的阶段，遇见什么病人都喜欢口若悬河的对她讲上一段。

结果救护车越开越偏凉，到了市郊的一个厂房，是专门生产乙炔电石的。来了2个厂矿领导来接待我，我问病人呢？他们说在里面，要我自己去看。穿过一片充斥着燥热粉尘的车间，才看见这个所谓的“烫伤”病人。

这哪里是普通的烫伤！头全被烧焦，仅残留几小块卷曲的团块黏附在头皮上；眼睑肿胀，所幸目尚能见物；从头到脚不见一片完好的衣服，仅在会阴部可看出原来衣服的样子，应该是一件棉衣；皮肤被烫得通红，表皮呈大块状溃烂，稍有动弹就整块整块的剥脱，露出一簇簇丛集水疱。

一靠近他，就传来阵阵石灰水的气息，原来是三班连转、疲劳作业，被烧开的石灰水浇了个透湿。

我问他：“你……还能走路吗？”他颤颤巍巍地回答：“还……可以……”于是我叫人拎来两桶冷水，浇在他身上暂时缓解胶质化，冲洗掉破溃的表皮、衣服，领着他上了救护车。

他的领导冲我不满地喊道：“为什么不用担架抬？他还能走路吗？”

“如果他就这样未经处理躺在担架上，那我保证他下车的时候双腿后背将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——都黏在铝合金担架上了！”

上车后，匆忙用凡士林纱布给他垫出一块坐的地方。

“坐好了没有？”

“好了……”

这个病人的烧伤，实为我从医以来所见最严重者，烧伤面积在90%以上，且绝大部分均属于深二、浅三度。

电话回报医院，要他们提前做好准备，电话那头传来不可思议的质问：“重症复合烫伤？你确定？”

(下周待续)

身为医生，总得直面那些意外，遍尝世间冷暖。

## 职场漫画

### 让年终报告见鬼吧

张念的WWW.HZZI.CC

